說理會編

說理會編卷之四

越季本撰次
吳孝[illegible]訂正

聖功二

知行

謹於獨知即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即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常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易簡邪

非思不得得即是思以不得時有待於思而常思常得則不見其有思故謂之不思而得非勉不中中即是勉以不中時有待於勉而常勉常中則不見其有勉

故謂之不勉而中勉者思之實功中者得之定的以心之所存而言則曰得以心之所向而言則曰中其得其中異名同道合一於仁智之德矣仁智者知行之本體也知行者思勉之要歸也思勉者知行之運用也運用歸於本體則其惺然明者爲知藹然出者爲仁所謂工夫不過體此而已故惺然明者所以擇善藹然出者所以固執但人之稟受通蔽有淺深而物之交加攻守有難易所恃者知行之運用耳思勉者所以知之行之也故知行即工夫也聖人本體渾全工夫無待於費力故其知爲生其行爲安賢人之

用力易則其知爲學其行爲利衆人之用力難則其知爲困其行爲勉強入知行者雖有三途亦皆知行之所運用也譬之禦寇然聖人工夫常防而寇不敢犯者也賢人工夫遇寇而能敺者也衆人工夫敵寇而求勝者也至於仁智德一而能知能行終亦用此知之行之而已故擇善固執自始學以至從心無以異也中庸以誠者誠之者相對非以聖人與賢人以下分等第也蓋以聖人與誠合一者非工夫之所由致耳曰誠之則固所以誠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誠之之要功即仁智之惺然明而不可掩藹然出而不

可過者也天下之人有不可通行者乎
不勉而中猶曰不慮而能謂良能也不思而得猶曰不
學而知謂良知也此二句即是德之本體而爲從容
中道之聖人也蓋聖人之於天道亦有不脗合者惟
從容中道者乃可以爲天道從容中道猶言動容周
旋中禮也此即不勉之中不思之得乃其實理發見
處本自善也何待於勉何待於思但善在人身感於
形氣此則人心之惟危者也故聖人之心兢兢戒謹
未甞敢忽其所得者嘗慮其失故學不厭其所中者
嘗懼其差故強不息既曰生知要見所知者何事知

此善而不雜以私也既曰安行要見所行者何事行此善而不失其守也此即是擇善固執豈可謂聖人直無思勉哉蓋知之本體智也行之本體仁也仁知之德本自靈明本自警惕此天之明命不能自已者惟其不思而得也故能好學不倦惟其不勉而中也故能力行不息此即純亦不已而異於他人之有間斷者耳若謂聖人不以思勉為學豈知天命之性者哉

學者所以提醒其知也知則知學而知不因於學者謂之良知故曰不學而知慮者所以研精其能也能則

能慮而能不因於慮者謂之良能故曰不慮而能非學不知而知不因於學者謂之良知非慮不能而能不因於慮者謂之良能此天命也然知處即是學能處即是慮子夏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正此意也凡工夫可勉者乾道之不息也無所因而至者坤道之自然也

良知良能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為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為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

後而知為行始行為知終則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
即是知也
先師謂知行不可分為二者以仁智德合於一不相離
也但書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則亦可以先後言耳
蓋知是行之發端處行是知之致極處故中庸於知
則曰知之本其發端而言也於行則曰成功本其致
極而言也其發端也以一而知及其行之致極亦不
過成此一而已而先儒乃謂知行有二事則不可
知要真知真知已是誠明合一之意蓋知而能真乃根
心而生意不可遏即是行也此知不息而能守即是

固執誠身而行之所以成功也故眞知之而能擇能守此成德之知也但以初學言則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亦此眞知也知外豈別有一行哉

知以行而造極故中庸以知爲知之行爲成功然行之造極必於知之渾合圓融者見之故孟子以巧力喻智聖見巧由力進而聖不足以當知也然聖以小成則智亦小聖以大成則智亦大亦可見知行之合一矣

忠恕

忠恕一貫本無二學然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忠恕即一貫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謂之違則與道爲二何哉夫孔門之教惟有忠恕由忠以達恕非即一貫乎一貫者堯舜以來精一之傳而中庸以達德之一行達道即此義也但學者之爲忠恕恆隨事以求一德稍有間斷則不能與道合一故見其有違耳然能忠恕則其幾早覺而不遠之復在心矣所謂違道不遠也及其合一則忠恕即道而何必外此以求一貫哉聖人亦非不欲皆使人知一貫也蓋性情之德只是中和中者性之主於一者也和者一之貫乎情者也中和合德則爲

一貫此徹上徹下之道佛家所謂只有一乘別無餘乘蓋一貫之外無餘學矣然合一之德惟上達者能知之聖人恐其直截簡易下學者將有畧於先難之病故以忠恕發一貫之學欲人求於本心之真切處也古註謂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說得之蓋中心之中即一之主於中者也以中存心則一矣如心之恕如其中心而已如其中心而行則一之所貫也忠恕雖本一貫而不能皆一也惟其求之於心則下手之地較實爲下學言不得不以忠恕耳不然則曾子亦嘗領忠恕之教者何以至其真積力久而始得聞一

貲耶

求忠即是求中求中者非可着意推求也凡幾上有倚着處即是不和覺則化去譬如太陽一照而魍魎潛消不待安排勉強然後爲和恕亦如此覺即是中爲主處故致和即所以致中也但工夫未能合一則止是一事之中耳此學忠恕者所以未能盡一貫也

聖人忠恕與學者忠恕只一般聖人之一至誠無息亦是盡己非不待盡也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而處之各得其所亦是推己非不待推也但有純雜之分耳自純者言之則純是天動無一毫人欲之雜故曰

動以天耳殊不知所謂天者一之自強不息者也即此便是工夫自雜者言之少有人欲間斷便是違道不得純乎天理故與動以天者有異耳非忠恕工夫有二樣也

忠者能恕之誠心也恕則如其誠心而已故忠恕二字欲離一箇離不得此體用合一之道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真能勿施之心是忠以此心去勿施是恕己所不欲止是愛己之心此衆人同欲之情耳苟非勿施於人則屬私心不可以愛己之心爲忠而如之乃爲恕也故忠恕只在勿施上見所惡勿施便能所欲

與衆此是愛人之實德只此便是爲仁

博文約禮

君子博學於文亦學文也約之以禮則所主乎文之理也應酬不失其序謂之文吾心天理之節謂之禮工夫容而不疎謂之博主宰要而不雜謂之約博文者日可見之事而博文要處只在吾心之禮耳如此則文由禮主不逐於末逐末則畔道矣博文約禮工夫自未能與道爲一者言則但云亦可弗畔而已若與道爲一則以誠行達德達德行達道而所不踰之矩亦即智仁勇之工夫也

聖人言學止是博文約禮文與禮已盡道之體用矣蓋道之顯者謂之文條理分明脈絡通貫無過不及之美名也禮即天理之節而文之所從出也苟非嘉會合禮則交行無序烏得為文文行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一一中節者非達道乎禮則知仁之所貫通而達道所由以中節也非即達德乎約歸大本惟一無二非即誠乎故自本體而言則以誠行達德達德行達道誠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而誠也本體工夫初無二事蓋道之所顯者用也而工夫則歸於本體故凡言用者皆

屬動言工夫者皆屬靜既曰文則顯於用而可見可聞者也曰學則歸於靜而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爲見聞所動者也爲見聞所動則紛亂而不得爲文矣學之外無復有所謂約禮而禮之約處即是進德之一學本靜功道之本體如是故工夫即本體也

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即博文約禮之意嘉是文之美處嘉之所會會於心也禮者心之節文故曰合禮

聖賢之學只是博文而約之以禮禮者天理約之以禮所謂擇善也其工夫不已則固執也孔子十五志學亦學此文而約於禮耳學而立而不惑以至於固執

終身何嘗外此禮哉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禮也苟無此矩則所從於心者欲耳故聖人自始至終未嘗廢學也及顏淵問仁而告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文之所由顯也而禮則其所約也故其自述夫子之善誘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雖至所立卓爾而猶不能舍禮以從心仁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有時而踰矩矣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使其有矩不踰則所從有由矣此約禮之功所以無時可忽也知此則知聖賢之學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凡言學皆曰學問蓋本於易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學而曰聚則博學也問而曰辨則審問也審問即詳說之義反而說約即慎思於心而明辨其理也方其博學學之於文也學文也是立大本事則所約者在禮矣必詳說而後反至於約哉蓋學之所以有問也爲其理之有不合一也反而歸約即其所約之禮不過逆其原耳豈於事事物物上求禮以蹈義襲之失哉

教法

大學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學也與小學同善而異

成古之人方其八歲則入庠序以明人倫量其日用之常以孝弟爲切故所申者惟孝弟之義其職主於導人而不責其治人者也苟成一節之能亦足以善其身矣是爲小學古司徒所教是也及其十有五年德性漸定聰明漸開其賢愚大畧可見矣則以其凡民使之歸農而擇其人之俊秀者與夫天子諸侯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脩己治人之責者則升於國學教之成材充其孝弟之量以養其中和之德周禮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糾萬民而賓興之者正謂此也三物非幼學所

能成蓋成之於國學耳以六德而融六行以六行而精六藝由是才全德備而化民成俗之基立焉是爲大學以其首出凡民之上謂之胄子古典學之官所教是也雖在凡民之中不預於國學之教然能誦詩讀書隱居求志以精脩身之學備大人之事者則亦大學也云大學則不但小善其身而已故小學之教民德也大學之教君德也此其成所以有不同歟

學本盡其性之善不在乎言語文字之間性苟能盡則體即道而用即義萬變皆從此出奚必以讀書爲學哉皋夔稷契何書可讀正謂能盡性耳然人不皆皋

彜稷契也亦必稽諸古訓而後能感發於心以明善
孟子謂誦詩讀書以尚友古人正此意也蓋小善其
身者所學者小知識不充可也若在大學則有治人
之責不從聞見上充其知識何以盡天下之變哉然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固所以培養中和也其
要歸於無失性情之正而已
易小畜小學之事也大畜大學之事也小畜之象傳曰
君子以懿文德文德者道之顯於文者也脩德之文
以求懿美惟以小善其身而已大畜之象傳曰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須詩讀書尚論古人將

以通天下之志也學以爲己惡文之著故皆謂之畜德此可見小學大學之教矣

聖人教有上下中人在上下之間中人之將有得者謂之中人以上曰以上則通乎大賢而言矣中人之末有得者謂之中人以下曰以下則通乎初學而言矣語上如告曾子子貢以一貫是也其餘門人則使之隨事以求忠恕而已以忠恕爲學則有所持循而不至於妄意徼等耳

一貫識立而明通之義也孔子於曾子子貢皆以此告之先儒於曾子則曰以行言於子貢則曰以知言者

謂曾子行上有所得子貢知上有所得則可若謂一貫有知行之分則不可蓋堯舜精一之傳惟此而已故自本體言一而精者誠則明也以功夫言精而一者明則誠也至誠無息有息則便不精不可以爲一耳曾子力行功至其於一貫蓋庶幾焉而子貢之知尚與行未合一雖聞一貫卒亦未見其成德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章外見之謂文躬行實踐之謂行盡其本心之謂忠不違物理之謂信四者只是一時事而異其名耳然以文爲先者謂日可見者在威儀言辭而學者當必謹其節文又恐人致飾於外故

推本於身而曰行又推本於心而曰忠又推本於自然之實理而曰信由此觀之其實以忠信爲本也至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見以實行爲本矣學文者求節文之精密也蓋人之威儀言辭其節文不易曲盡若於此先求精密則用心於外其不至於遺本者幾希故示人先脩實行而以其餘力學文此聖人重本之意也以爲節文或有未周不害其爲務本耳豈謂學文必俟行充而後可及哉此與文行忠信之教蓋互相發非以本末分兩段事也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一節深於一節與志學以至從心

相似謂學之初當先志道道得於心則爲德然後可以言據德德熟於心則爲仁然後可以言依仁仁運於心則爲藝然後可以言游藝藝者心之巧思游者過而不有涉而不存之意不待勉强而隨事觸機泛應曲當即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朱子以此章分本末之序而以游藝爲小物不遺則分本末爲兩段事矣

子夏以灑掃應對進退教人非離本也只在事上立誠未見其本之能爲主也尚覺所務在末故子游譏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遂發其意以爲我不以
末爲先而傳之不以本爲後而倦教特以其時門人
小子未可以語上耳故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
之道焉可誣也孔門學者於恕上求忠即是此意若
聖人則全體渾然一有感觸無所不遍如舜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感觸者機
之始發即末而言也無所不遍者是全體畢見即本
而言也此一以貫之之道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觀子夏之言似以末爲小者近者本爲大者遠
者若有先後然然亦據其所見之小大者而言耳其

實當論末時即有末中之本當論本時即有本中之末本末非兩叚事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叚事蓋精誠所聚者爲本萌芽所達者爲末譬之木焉自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萌芽之透徹末有停機其萌芽之所達即其精誠之所聚也故即本而言末在本即末而言本在末實體用之不相離者也但小大分殊其進有漸則學者有不能躐等焉先傳以小者近者即末以求本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後教以大者遠者即本以會末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知此則忠恕一貫之旨可以無疑矣

聖人之教惟欲使人立大本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大本之所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文之中節者也所以爲之節者大本也故曰優優大哉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中之立也當喜怒哀樂未發而中中已具欲發之機所謂躍如此是形容立大本氣象非謂授以學之之方而不教以得之之妙也如此則所立者道之中故曰中道而立聖人之教亦只如此道不遠人民之所以鮮能者惟不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耳豈中庸之眞不可能哉若不於不睹不聞之地用戒愼恐懼之功而以道爲高妙不可幾及欲

畏以從人則將隨所見聞求之事爲之著是義襲矣豈立本之學耶大本在我而不能立學之拙者也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言教必有成法也孔子所不踰之矩非成法乎矩者禮而已矣故禮之外無大本而立大本之外無他教矣

公孫丑言道則高矣美矣不可幾及而欲求可以幾及者乃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之事也即其所見止是小學之教若執此終身不過成就一義襲而已孟子才高有必爲聖人之志故常道性善而必稱堯舜此欲使人從謹獨上用功以立大本也不如是則廢繩

曇變教率矣何以入聖哉然初學亦須自可以幾及
者始方有實地
禪家學佛之初把捉此心不定必有話頭以爲公案如
庭前栢樹子是已潙山水牯牛亦是以看牛爲公案
也及至言下見意一時悟通謂之頓悟學仙者或守
泥丸或守絳宮或守丹田而丹田爲胎息之根所守
尤要亦是守一處爲公案至於千週彬彬覓靈忽悟
則亦頓悟矣吾儒之學亦有然者司馬公嘗念中字
是以中爲公案也張橫渠謂讀書維持此心是以書
爲公案也程朱論格物只於文義事爲上思索講求

是以文義事爲爲公案也至於一旦豁然貫通是亦頓悟而已凡看公案皆是心有所係執柯伐柯外心而求道者也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無不可通所以能有悟耳然其悟也雖云靈覺之開明豈足以言實得哉若聖賢宗旨却在謹獨獨知者即靈覺之本體也本體之明時常發露因其本體而擴充之精察力行循序漸進至於真積力久學將有得則時雨之化可以及之此曾子所以聞一貫而唯也歟由是日新不已以極高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亦皆積漸所致而豈有頓悟直超之術哉聖人

無二教也如孔門諸賢之問仁於顏淵則告之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之以主敬行恕司馬牛則告之以其言也訒樊遲則告之以先難後獲及居處執事與人之道子貢則告之以尊賢取友子張則告之以恭寬信敏惠如此類者不一而足雖各就其質而成之各因其病而藥之亦同歸於謹獨而已但聞言者或偏狹固滯愚不能明則以聖人之教落於公案者有矣安得謂道可以心外求耶若小學之教誦詩讀書習禮學樂不離乎公案則以其時心體尚未開明不能求童蒙以瀆教則姑假轍迹以收放心此亦不得

已因時之可行也論語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葢謂此耳聖人豈不使民知者哉
神仙家言秘術傳與非人九族遭殃聖學宜亦知之君
子得之盡性小人得之濟奸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
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葢甚慎也然
聖人慎於語上非爲避陰誅也所以畏天命也茍以
學術殺天下後世亦天命之所當畏耳

說理會編卷之四終

說理會編卷之五

越　李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實踐一

言行

孔門之教惟在求仁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虞書所謂道心惟微正指此仁耳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一失則仁亡氣已不貫死與死何異豈不哀哉仁是心之生理自然遏不得處其所發惟愛親敬長之心最爲眞切故學以孝弟爲先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亦惟充

此孝弟而已孝弟是心之實理實理盡之於心則為忠信云忠信則孝弟非僞為矣以此為心學則心非止於虛而已純乎孝弟無一毫之雜而全其空洞昭明之體乃可以虛言耳然則所謂虛者獨知之地明與誠合不落於形聲之著此正道心之微耳非淪於無者也然應接處却離言行不得言行者耳目接於聲色易為聞見所牽引之時故聖人欲盡子臣弟友之道而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正以行易不足則不敢不勉言易有餘則不敢盡云不敢者戒慎恐懼之謂也戒慎恐懼只在獨知上警覺心體虛則能應

故聰無不聞明無不見苟著於聞見則遂為物障雖恐懼亦落有所而顯明體晦不可以為微矣故戒慎恐懼所以防言行之失而不在言行上着力也於言行上著力便是有事而正忽於先幾者多矣惟心體常覺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功加於所不見聞之處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為立大本也大本者天命之不能自已處雖不因言行而謹而言行之至固已惕然常防其有失矣此兢兢業業惟恐失之之心也睹者色也聞者聲也言行亦聲色之類也聖賢論學無外於言行者如孔子告顏淵以

視聽言動自內出而言則言動固言行也自外至而言則所聞所見亦言行也中庸自不睹不聞以至終篇只說得言行然則修己者其可忽言行乎惟於言行無有失道然後謂之實學而謹獨之外亦別無謹言行之功矣

治己之要只在言行言忠信行篤敬誠而已矣故聖門專以言行為教此學者實用功處也行不逮言天下通病故雖聖人亦自以君子之道為未能但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必使言行相顧而慥慥焉實則聖人所以為盡性耳至曰

予欲無言則見性之顯著其不在言語間矣然則學者安可不務實行哉

言行本相因人之務實行者有所不足必有羞惡之心無其行而先言之則為言之不怍此君子所以耻其言也夫人與物接其情因言以宣言苟無實何以立其誠哉蓋言者情之感於氣者也行者事之主於心者也情順則流心存則反言易行難此其由矣故凡聰明所及思慮所加懸想億度可以知者皆是聞見之知其理雖甚精微言之皆能曲盡不必其有德也惟有德者之言則從德上發根心氣和平從容不迫

而常顧其所行但非此無以顯意不得已而有言耳然所以感動人者在德而不在言也孔子曰天何言哉言果足尚耶

默而識之識字訓記記只是不忘之意非有一物記於其心也默即不睹不聞不睹不聞之中而此心常存是不顯之德也故曰默識此與多學而識之識同但言多學皆在事上積累事則聲色之可睹可聞者非不顯也積累多後有得於心是為多學而識識未至於不顯則未離聲色工夫不免有間斷時不可以為一也默識則一貫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此與多學而識又畧有異蓋多學是自身可聞可見處學此學不止言知已謂身體力行矣多聞多見則是別人言語行迹上求知所聞所見不但親見今人之言行凡讀古人之書而求前言皆謂之聞考古人之迹而念已行皆謂之見從之者尊其所言也識之者記其所行也雖皆擇善然善取於人非其己有與易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又自不同蓋大畜之時資於多識開廣聰明所畜者德何嘗倚聞見以為知哉若博聞強記則於知猶有未得但可為中人以下開入道之徑竇耳此聖人不得已之權教也世之學者率於聞見上求知反謂不講古今事變為

不能知而譏其必將妄作則不知良知之本體有不從外得者矣故孔子特明己非無知妄作者而謂聞見之知爲知之次以見獨知於不睹不聞者乃爲知之上也然則孔子之知其得良知之本體者乎

格物

大學論明明德功夫要於格物此是實踐處蓋外物而言德則德入於虛矣第其所謂物者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同蓋吾心所見之實理也先師謂心之感應謂之物是也心未感時物皆已往一有感焉則物在我矣物之初感但見其象往過來續不滯於心

則物謂之理滯而成形則爲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則形而下之名也故物與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成形之後即爲外物而吾心之所感者亦不過順應乎此而已正不當爲其所滯也知此則物不違則而謂之格矣

程叔子論格物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揣其得失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此三言者皆接物之事也但未及未接物時耳觀其以未出門使民之時爲儼若思而雞鳴而起未接物之時以主敬爲善則未接物别是一時矣但不知思與敬是何事邪

孔子告樊遲問仁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爲三事然後爲盡只執事敬之一言已該程子之三言矣而與人之忠則應事接物中之所具也惟居處恭則爲未接物時事而所謂恭者謹禮於獨知而已凡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而念慮之差毫釐必察皆是也程子所謂思與敬者蓋指此耳然則居處對接物而言雖若無事而恭即是必有事焉其心未嘗不與物接也故格物工夫無間於動息思爲而恭敬忠三道豈在獨知之外哉

脩業

學以忠信爲德忠信者誠也然必有業其德乃成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德以誠進業以誠居見忠信之爲本也然居業而曰脩辭非謂脩飾言辭使足聽聞也蓋學以業爲實行有不逮則謹於言而不敢放云耳天下無無業之學無業之學空談也下此則爲無所用心矣故居上以教養爲業大學以詩書禮樂爲業小學以灑掃應對爲業農以治田爲業商以通貨爲業工以制器爲業女以紡織爲業其人雖有貴賤之殊其事雖有小大之異其爲脩德一也則皆謂之德業但以此謀食欲人見

知則謂之舉業耳德業脩天爵者也舉業脩人爵者也脩人爵以棄天爵而舉業遂別爲一業子張之學干祿以多聞多見爲學者也周衰列國以多聞多見取人則多聞多見舉業之所有事也業不足以致舉乃以聞見爲未足而日求多焉則似聞見之外別無工夫矣然大學之中亦未嘗廢多聞多見之教但爲畜德而學不爲干祿也故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雖不能不假於聞見之多而曷嘗倚多於聞見哉如筌蹄以求魚兎多聞多見者筌蹄也德者魚兎也魚兎得則筌蹄可棄矣故以所聞者慎之於

言而不求言於聞以所見者愼之於行而不求行於見闕疑闕殆何在於多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正欲愼言愼行求約於心歸於忠信而已忠信豈容居干祿之業哉但脩天爵則人爵從之故曰學也祿在其中矣自外來者非人可必故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由此觀之計利之心不可有立誠之業不可無無業則天地間一棄人而已矣亡國敗家之本不在茲歟

學只是日用工夫無事可怨學而不講則德不明必須讀書取友讀書即所謂考諸古訓也取友即所謂質諸先覺也此皆日用中事心誠求之亦不過盡此心

耳然心體不明終是倚靠言語文字故惟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則讀書始有開明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取友始有警發是非之分明而心中有真好真惡此方是切己之學豈可但於文義上講求口語上聽受哉

學須是事上精察非能離事而斷絕思慮也若只於心體上求清虛而不從事上經歷則終身不可以當事如易所謂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正此意也限腰胯以限上下者夤脊也限主胯下言內體也夤主胯上

言外體也外體是任事之地故以取象於夤謂有膂力能勝重也若止於限內自安而以事分列於外則他日臨事之時其危必熏心矣此言人當於事上求止不可厭事而但止於心也夫心本無無事之時如未出門使民之時是居處恭也惟恭則主人翁惺惺戒謹以閑外邪便是有事凡言工夫非能於心體上加得毫末俱只是閑外邪而已慎獨者獨之防此者也脩身者身之治此者也閑邪之外於本體何所用力邪

先師曰日間工夫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此勝怠之苦功

也不如是則惰不警又曰無事時將好貨好色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此檢身之密功也不如是則慝不脩又曰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此顧諟之專功也不如是則志不篤以此教人最為喫緊但要認得主腦則工夫自然不差今人習於慈湖不起念之學亦疑喫緊工夫近於執着是欲澄然無事也夫聖人無意必固我者謂無私心耳豈真無一事哉而况初學安

可遽與語此故學必先於擇善擇善者去私心也擇善貴於力行行謂之力安得不勤既欲去私豈容退步必如大師之克敵可也易曰大師克相遇正謂此爾聖人之心如敵退而能自防不假大師者也有敵在前而無大師彼豈肯自退哉此掃除廓清之功所以必不可無也大抵慈湖之說本宗自然學者喜於易簡勇受樂從而不知工夫不實其不流於空寂者幾希矣

斷欲根

耳目之好無甚於聲色聲色之欲最能牽引人心故論

語克己復禮惟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爲先書所謂不邇聲色禮所記滛聲美色不留聰明聖賢所以制心之學惟此而已否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何學之可言哉然聲色亦是人所當有而不能無者苟非聖人之無欲安於不邇不留而抑遏太甚則即司馬公所謂扞禦外物也扞禦本非真性一有感觸寧保其不發狂疾耶故必於其間而爲之節以天理爲主焉則声音所以養其耳美色所以養其目而聰明不爲所蔽也其有至於沉溺者鮮矣謂之養者亦惟於耳目所聞見中操存此心而已養豈將就之謂哉

然此亦非於聞見上着養也提省此心有警覺處即是操存如此則知其非禮自能勿視聽矣此是為學最切要處宜深察焉

耳目口鼻欲之根也其初亦本於天命命流於氣則隨其所偏而好形焉故謂之欲好生者欲享此也好貨者欲遂此也命根所生亦不易辭惟仁義禮知之性則其主在心而耳目口鼻之欲不得偏勝故制命莫如性欲根一斷則死生貧富皆不能爲性累矣至於心思為善而畏人譏議者亦是捨不得此欲也

衣食者死生所係衣食不足救死不贍安能治禮義哉

此先王爲治所以教必先養也然此亦爲凡民言耳若在學者則當憂道而不憂貧食無求飽居無察安而一於好學所謂無恒産而有恒心也聖賢論學惓惓使人安於貧賤故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則不足與議甚於此斷根始能守死善道朝聞道可以夕死而死生不足以爲心累矣死生不足以累其心而又何憂於貧乎自憂貧之念未斷便忘義利之分故辨志是學者第一義許衡欲使學者治生則於所謂餒在其中者不能忘情中間生出許多經理而爲學之心不篤何以能至死不變乎

去勝心　附詩格　文體　書法

人有勝心爲害最大有勝心則自私自利遂有忌心有忌心則不能有容不能有容則德孤而寡與安得有和平之福哉勝心者欲上人之心孔子所謂驕且吝也其根起於不仁仁則能與萬物同體人有一長若己有之主善爲師必能樂取不肯自謂已足也如此者便是辭讓之心辭讓之心仁之曲盡而能自卑處也故學以求仁爲本然人於下己者則能容之而上己者則每忌之是人常好人之下人不欲人之上人也滿招損謙受益凡上人者可以戒矣

人於辭翰上巧求奇古欲以絕技專盛名亦是勝心此由不知詩文字書之所以為用也今推原其本意庶知所就實焉

詩之為教所以感發人心故為之音韻以詠歌之使其可聽又作者之志公正無私其辭清而不雜則其入人尤易也後世論詩但拘格律以古詩言則謂唐人不如六朝六朝不如漢魏以律詩言則謂晚唐不如中唐中唐不如盛唐以其辭之巧拙異也今以三百篇觀之文武開基與宣王中興以至幽厲生亂時皆有詩體各不同當盛世則人心渾厚其辭常拙衰世

則人心發揚其辭常巧固有因時而異格者矣然性情得正無所偏私其巧其拙一出自然苟益於教皆録爲經豈可於格律中求詩邪若學詩於格律則雖欲免於巧而實雖淺欲歸於拙而辭終摸擬口語之間豈無相似然而邪正不辯好惡不公其於世教何所補邪況有言不必有德亦無以感發人心矣

聖人德性中和義理精貫故其言平正通達人人易知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所尚體要耳文莫古於二典三謨湯誥伊訓何嘗有一險語哉其後學求隱僻辭尚彫鏤而其文始有佶倔聱牙如盤庚者沿于周誥習

俗已成雖周公亦未易變也中間雖如說命洪範旅獒無逸周官諸篇語猶平易亦不多見焉然則文仍衰世之習豈聖人之所得已哉觀孔曾思孟之言理明許順取於易知絕不襲殷盤周誥之體知此則知聖門追古之學矣而世之君子不究本原專論格局而尤加意於險怪之文何哉

上古無事治以結繩伏羲時始造書契然事亦甚簡字多象形其後會意諧假漸增虞夏商周之世皆用科斗文字人猶暇於模寫也至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以為大篆秦李斯省籀文以為小篆程邈變小篆以

爲隸字蓋秦時奏事繁多篆字難成故令隸人佐書名曰隸書也蔡伯喈又變篆隸爲八分亦隸之不失篆意者也旣又爲飛白則所尙益奇巧矣王次中始作楷書比於隸則又簡焉蓋字畫日省其繁多體製日就其平易亦勢使之然耳至於眞生行行生草又豈得不日趨於簡邪但行書草書不知何所始漢章帝時杜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章奏亦作草字謂之章草魏初有鍾胡行書之法盛行於世而學草者則反難於作楷此張伯英所謂匆匆不暇作草書也夫字之就簡本爲官書煩冗不勝罷勞故古篆雖存

六書本義猶以不合時宜使從便易乃反加意草書
爲喬時務至為飛白異體以取美觀由孔子言之必
曰夫我不暇而肯用心於不必用乎故今之字書不
必擬古惟公移正事則用楷書可也其有私書小稿
則用行書又急遽則用草書各隨所便而已亦豈在
求其必工以取人好哉程明道曰某作字時甚敬非
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朱晦庵書字銘亦曰握管濡毫
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
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可以為作字之法矣

好爲師

樂育人材本君子成物之心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故師為天下善世無師道善類何由盛哉孔子與其徒講學每相從於千里之外惟欲隨其所至得英才而成之也蓋自三代之衰政教既廢能以道自任而誨人不倦者惟孔子一人而已教人之責不但聖人可任孔門諸賢如曾點當暮春之游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曾參當負芻之禍有從行者七十人顏淵有孝弟之門人子夏有問交之門人皆以其道轉相傳授此是孔門家法至於齊宣王欲中國授孟子室而養弟子以萬鍾孟子則辭而不受是以宣王無志

於王道不足與有為耳若退而與樂克萬章公孫丑
充虞之徒講學從遊則固未嘗廢也但古之學者為
己其成物也乃所以成己也聖賢教人之本意蓋如
此脩道以仁之外別無教事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亦
惟先務成己而已故有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
者曷嘗汲汲以求教人哉汲汲以求教人而不務成
己徒犯好為人師之戒人亦豈相信哉且或是己非
人黨同伐異則速謗招尤所宜戒也故教人者求
其眞心所在而已矣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聖賢居是邦也其子弟從之則孝

第忠信美質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以善及人信從者衆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待於好邪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凡往教者皆好爲人師者也終竊爲名耳惟世之衰士有不得已而往教者則與爲貧而仕同惟士無田則亦不祭不祭則不安故出疆必載質如農夫之出疆而負耒耜其生計在此也然古人欲仕又惡不由其道則亦曷嘗自輕哉若枉道求合則又在好爲人師之下矣

戒希高

學者有爲之志固不可無但先須抑抑小心自知不足

不可昂昂增氣妄謂已能易有小過大過以其時之異也小過則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謙退之時也所貴陰柔故過於小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此擔當之時也所貴陽剛故過於大若不量其學力之淺深才識之厚薄而躐等希高舍近圖遠知小而大其謀力小而重其任則基本未堅鮮不仆矣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其意欲使人先務本也然則聖人之教豈過高而無實哉

跋學

凡人多為氣質有偏流於物欲所以不肯為善間有一二興善念著又因流俗所牽平日所為不善畏人指議故雖有向善之心而亦依違疑避如此者只為無必為之志立志不堅故好善不篤好善不篤故其心猶有退歩而不能不徇俗矣少有徇心便成掩護牽自欺以迷其真體而已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平日所為不善豈能復掩只要新心日長則外議日消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豈虛語哉先師論學先

要使人不以毀譽動心此謂心中有真種子而不爲毀譽動也如往者每事必稱古人而行不掩焉未嘗無過但有必爲聖人之志未嘗阻也是其種子本真何必有所疑避若種子不真則自反不縮理當有憂有懼何可以無所忌憚哉蓋種子真而不避毀者謂之不顧浮議其究必能任重種子不真而不避毀者謂之不恤人言其流必至肆行此邪正之所以分也故過不必掩而亦不可不更况有人言而又可不畏乎行有以致人言而不畏是亦悍然不顧而已且安知其不以不避毀譽之說自掩飾乎夫人遏絕真種

子者必有病根病根各有所重非盡起於毀譽也故君子之學以去病根爲第一義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而毀譽安能動乎

改過

至人無過聖人化過賢人改過小人文過過者氣機之偏勝也中德未成全體未明照管不及耳文過則已覺而蓋之巧於機變不用恥心是自欺其本心也自欺則爲惡聖人知過之不易無也惓惓誘人以改過故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使人共見謂不必文耳非以過爲無害

而可容也有一毫容過之心則自欺矣

是天理中流出順勢自然無撙節處勢重則偏勝即爲當矣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蓋人之良知必能自覺覺處着一毫將就即自欺而爲惡矣程子以爲小人常失於薄過於忍則已是拂逆天理尚得謂之過乎過之發端處藹然莫能遏即是仁之根也於過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之流而不中節者也知其流而不中節則仁即此而在矣

周公愛兄之過故使管叔監殷而不虞其叛孔子愛君之過故稱昭公知禮而不計其非此陳賈陳司敗所

以覘知其不能無過也使二聖有所覺矣而復當此事復問此言則必有精義之處所謂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豈肯謂其所過爲理所當然而漫不之改耶

復初九不遠之復不遠猶言至近即不遠乎哉之意以其初萌即覺故云爾文言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蓋自心體合一者言之氣機偶忽未免有過然有一以爲之帥則能即覺不爲所間顏子之不貳過是也不貳者合於一也非不使萌於再也若失而後得則當其失時已有貳矣此顏子之過所以異於他人歟

惡非別有一根只是過之陷溺雖自欺其心而不顧者也譬如木之惡枝亦是發生太過生出許多病痛然其初亦豈有二根哉過而曰改謂稍裁正耳改過則約之歸中即是立大本也本固而有過者鮮矣若惡則須是攻謂克治之也能攻其惡則亦復於無過如妄去惡枝則木之本自固惡枝日盛則善根日消善根既消安望其能生邪

說理會編卷之五終